

清代筆記叢刊

退庵隨筆

梁章鉅著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二

退庵隨筆卷四

清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官常一

昔人言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仕風難。仕風變則天下自治。然仕風與士風卻是一貫。士習果正。則仕風未有不清者。此正本清源之說也。

士君子到一處。便思盡一處職業。方為素位而行。故當官者。無論久暫崇卑。一入門。即當心安志定。為地方籌久遠之計。呂新吾嘗言。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為。此方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為學為政之得真味者。

古人以四十為強仕之始。以五十為服官政之年。以七十為致仕之期。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之久耳。顧亭林嘗言。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升。今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洪熙元年。俞

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當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帝雖嘉納。而未果行。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不亦難乎。

陳見復祖范曰。人生不出仕學兩途。古者年二十。博學不教。內而不出。過三十而後。博學無方。故學記有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分。此古為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則四十以前。皆為學之日。未四十。無望仕也。未五十。無望為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為閭閻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雖然。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五十命為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已之底蘊。無所不展。國家既已盡其才。竭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兄即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惟曰余仕。從事科目。

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間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為人師。而自炫自鬻。詎有不教不出者乎。仕則人人期于躡躋顯要。惟智盡能索。中路蹉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即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飢。若驟若馳。其既仕也。若沈若浮。若寤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亦可悲矣。

唐風蟋蟀之詩。凡三言思。真切要之。官箴也。其云職思其居者。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即各有其居。各思其居。即各盡其職。職未盡而他謀。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職思其外者。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疏。又必計之。周慮之。到即如地方官。以撫字懲奸為職。或民人流亡於吾地。豈得以為他方之民而不卹乎。盜賊逋竄於吾境。豈得以為他方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若職思其憂。則不但己身之害為憂。凡事之流弊後禍。皆憂也。出一令。有在此為利。而在彼則為害。行一政。有目前可喜。而實釀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見而悔作俑者矣。

王隱晉書載司馬昭之語云。為官長者。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三國志李通傳

注所引此不可以人廢言者也。宋呂舍人本中官箴亦有此語。今人遂以此三字為出於呂。非也。呂於三字外復添一忍字。謂耐瑣屑。習煩勞。不易怒。不輕喜。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辦乎。按忍字固好。然若呂所言則慎字足以該之矣。吾鄉李文節九我嘗言李若谷侍郎曰某守官每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侍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愚謂緩字亦好。然謹字亦足以該之。似皆不必節外生枝也。

周官六計以廉為本。孔疏廉者潔不濫濁也。皋陶謨簡而廉。孔傳則直以廉隅釋之。故朱子釋廉為有分辨不苟取義最精確。今人但以不要錢為廉。於是一節自矜動成戾氣。夫清乃居官分內之事。猶婦女之守貞。婦女無淫行遂可凌翁姑壓夫子。言妯娌而虐子孫乎。且廉而不能理民事。廉而不能合人情。則雖不要錢而終不得謂之好官。今郡邑各有城隍神像。終日栽冠端坐。不要一錢足矣。又何必設官分職哉。順治十七年御史李振宜有請飭宰相調燮弭災疏云臣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人則勞。陰陽不調宰相之責也。故古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夫用人

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身居密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則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為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臣讀上諭云。十二三年時有過舉。夫自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上諭既以為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時之不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朝廷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為萬世之憂。夫既寄以心膂股肱。而猶然畏首畏尾。徒以擬票四五字。了宰相事業。生則食一品二品之俸。死荷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殊恩。曾不若懦夫之自立。清夜捫心。其自能慰乎。

黃靜山永年曰。韓魏公在政府。嘗與范文正論事不合。范拂衣起。忿形於色。公徐把其袂云。希文不容更商量乎。和氣滿容。范亦釋然。歐陽文忠不信河圖。公與共輔政。未嘗一言及易。或又謂公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公曰。吾為相。永叔為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斯言可以覘其所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別戶。如公者。真相臣之則也夫。

陳文恭曰。當明目達聰。廣開言路之時。為臣子者。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為盡職。不必問之部議。准行與否也。司馬溫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為臺諫樹之鵠矣。臺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為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為近今所共見。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

王從之。淳南詩話云。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無箴。乃為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人。也。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愠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勉強而無謂。以是為諷。其誰能悟乎。規諷雖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何必定以此繩之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堪。彼將以正人為仇矣。亦豈得為善諫乎。此雖是論詩之語。而實可為廷臣進諫之程也。

姚姬傳。龜翰林論云。為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缺。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能無失。

與其有失。播諸天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為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則不忠。侍從者。得其忠且明者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而責之宜益重。今有人焉。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製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製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今獨謂御史為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篋。今之人不以為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為出位。夫以盡職為出位也。孰肯為盡職者哉。

湯文正斌答沈荏岸書云。足下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李文節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署中堂。

聯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真座右銘也。

今翰苑儒臣以侍直。三天為榮遇。必品學兼優者。方與斯選。蓋學不勝其品。則無以擴格物致知之功。品不勝其學。則無以端誠意正心之準。不知格致誠正。更何論修齊治平。此非可以訓詁詞章了厥事也。恭讀康熙年間諭曰。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鋤。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噓。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謹按崇禎踐祚。並非冲齡。當日青宮。非無保傅。豈真教諭之不早。良由倚任之非人。然則膺此選者。慎勿第矜為榮遇哉。

今之國子監。即古之太學。王制曰。太學。天子曰辟雍。又曰成均。鄭康成釋辟為明。靡為和。所以明和天下也。宋陳祥道謂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蓋學校為造士之地。而國學尤為首善之區。我朝自順治初。即設立太學。官司大備。條教周詳。既厚其歲需。復廣其學舍。乾隆初。命監臣仿宋儒胡瑗經義

治事齊法。分課諸生。不但四方之士。裹糧而景從者。不遠數千里。至於藩夷異域。蠻貊外臣。亦莫不航海梯山。請橫經而受業。古來辟雍成均之盛。何以加之。乾隆初。復欽頒切諭云。士為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乎觀型焉。此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為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然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為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學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必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游惰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果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矣。夫為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為己。則所講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

養省察。闇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況即為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無累也。處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為己之學。誠能為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為聖賢而有餘。不能為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補實用。浮偽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為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為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為學者知所以學。聖謨洋洋。自古人君之訓士。無有切實詳盡如此者。然則為祭酒司業等官者。苟不思所以稱其官。又烏足以副聖人之情。而塞天下之望哉。

掌文柄者。以學政為最難。各項試官。不過端坐校閱而已。而學政則兼有舟車奔走之庠。夙興點名之苦。內外防弊之勞。且所閱之卷較多。而揭曉之期尤迫。專恃一人之精力。必不能周。若再見少惜費。不肯多延幕友。或脩脯微薄。所延之友不佳。潦草

應付賓主同之。斷難免不明之譏。而不公者更無論矣。前太傅朱文正師督學吾閩時。張孟詞騰蛟卷。已為幕賓抹置劣等。師覆閱之。乃拔置第一。而幕賓遂於是夜襍被去。使非吾師之明。則孟詞之衿早褫矣。恭讀乾隆三十七年諭云。國家所給學政養廉。本屬豐厚。原以資其辦公之用。若於延置幕友。尚思靳惜廉金。不肯多延名幕。致以人少誤公。已昧人臣故事之義。且任學政者。不思校士育才。而斤斤惟養廉是惜。其鄙陋尚可問乎。嗣後各省學政。務須通曉大體。多擇工於閱文之幕友。即極小省分。亦不得不及五六人。並着各督撫留心稽查。如有不肯多延幕友。辦理周章者。即隨時據實奏聞。毋得稍涉徇隱。將此通行飭諭知之。

呂新吾曰。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操身甚潔。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校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百司庶府。皆不任其咎。舍督學責將誰歸哉。失入學。甚榮進也。賓興甚巨典也。朝廷懸此以豔天下士。天下士竭蹶趨之。豈以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資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乎。即使朝督莫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

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

施愚山閩章嘗言。學使一席。近代已成金穴。即以伯夷處之。必目為盜跖。向來不幸涉足。至今為累。公私屬目。交責環向。歸田八載。掃地亦立云云。余師孟瓶庵先生。謂愚山先生在山東。最稱廉吏。時未有養廉。公私交責。皆以跖待夷耳。一窮書生。蒙恩年受三百萬俸錢。歸田云無囊橐。誰其信之。但自期問心無愧耳。對人言貧。意欲何求。對人言廉。可取孰甚。先儒固有是言也。

凌厚堂荃曰。今之主鄉會試者。徒索之冥冥之中。其人之邪正。並其素所儲蓄。皆不可得知。其可得知者。惟督學使者而已。魏敏果公嘗言。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抑天下大公之望。抑孔子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既無真秀才。安得有真舉人。真進士耶。夫各直省非乏材也。經傳子史根柢之學。又非功令所禁也。其由縣州達府。由府達院。不得謂之濫入也。其覆核至再至三。及儒師之月課。而歲計者。又非止於場屋課試之藝也。且優者必有賞。劣者必有罰。孝弟節烈之可表者。必有旌。將貢於朝廷之上。太學之中者。必先自學臣拔之。將付索於冥冥不可得知之所者。必先自學臣決之。然則先王觀風設

教之權實於學政乎寄。而近人顧但相豔以為美差也。豈非俱哉。

紀文達師曰。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於文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尚不知窮達有命乎。嘗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喟然曰。又聃應舉之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神理常存。惟白簡明明業蹟。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徐原一刑部題名記云。天下人命。係於刑部一官。自古皋陶為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于。皆家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為欺。今部掾吏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僥幸無事。逮去而已。夫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求尚德緩刑。而子孫顯官。殃慶之積。不待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

田綸霞受白雲司引議云。明刑弼教之義。而刑至於不勝用。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操一切之法。外徂故牘。則便襲憚吏。莫開一面之網。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

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顛倒。與吏為奸。飢寒庾弊。沈滯不問。犯者既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為誅求之計。罪人不即流決。必令廣攀富戶。以為賄囑之媒。囹圄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某令鞠實為弟毆。兄死。獻牘甫定。夜寢。忽聞床土帳鉤鳴。帳旋啟。有白髮老人跪床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獻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蓋以存疑為是也。紀文達師曰。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嗣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己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為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嗣。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此獄非皋陶不能斷矣。

今世司刑之官。多為救生不救死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佐刑幕者尤持此論。牢不可

破屢奉 聖明飭訓。猶未盡轉移也。憶紀文達師筆記中。有一條云。余某者。司刑幕四十餘年。後臥病。燈前月下。恍惚似有鬼為厲者。余某曰。余存心忠厚。誓不妄殺一人。此鬼胡為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薄之能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楚楚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關脫。遂使兇殘漏網。白骨沈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旁觀識是獄者。改重傷為輕。改多傷為少。改理曲為理直。改有心為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謂謂以縱惡為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誰讐耶。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告其子。乃自題曰。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逝。

阿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為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尚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為諸曹郎。